

柳残阳作品集

珍藏本

龙头老大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仇如火	剑拔弩张	7
二、赌命斗	抛巾断魂	10
三、气如山	血染黑沙	20
四、强豪胆	宁同玉碎	28
五、剑幻虹	洒儿女泪	31
六、释窘情	雅士度量	41
七、审罪孽	铁腕石心	49
八、晓大义	成全鸳盟	52
九、却敌计	气壮如山	62
十、财源至	一举两便	69
十一、月后河	截贪官船	72
十二、刃映血	短兵相接	81
十三、狼与煞	断魂落胆	90
十四、江湖义	财命分明	94
十五、仇凝死	根源细究	103
十六、定奇谋	袖里乾坤	111
十七、障眼法	神出鬼没	114

龙头老大

十八、九仞山	功亏一篑	125
十九、怨分明	主从难饶	135
二十、按战营	断魂岭前	139
二十一、说北刀	恩怨牵连	151
二十二、欲邀盟	左右为难	160
二十三、敌势长	难中叠险	165
二十四、誓生死	临危受命	176
二十五、鬼围场	羽士比肩	185
二十六、道心明	同流不污	188
二十七、刀剑会	搏命巾扬	199
二十八、魔刃寒	仍是英雄	209
二十九、战奏捷	英雄气短	214
三十、患未绝	议制机先	226
三十一、出奇谋	苦肉之计	234
三十二、为月老	父女情深	239
三十三、风雪夜	有凤求凰	253
三十四、连双心	爱绾两结	261
三十五、明鸳盟	风雪归客	265
三十六、虎头牢	巧计得售	276
三十七、玉人心	如海底针	285
三十八、复将战	英雄儿女	290
三十九、巾再扬	雪满弓刀	301
四十、身诱敌	刃旋杖舞	308
四十一、为旧情	宁当大难	315

柳残阳作品集

四十二、血烟漫	仇凝于死	324
四十三、雄矣颓	壮士无颜	334
四十四、大尊派	桥前胁命	341
四十五、计就计	驭剑如龙	350
四十六、幻影茫	白刃断仇	357
四十七、离险地	笑释奇谋	364
四十八、巧成书	终歼大患	370
四十九、甘继苦	春溢傲节山	380

柳残阳 著

龙头老大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头老大/柳残阳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

I.龙… II.柳… III.武侠-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745687 号

书 名:龙头老大

作 者:柳残阳

出版发行:太白文艺出版社

印 刷:寰宇印刷一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2

版 次:2002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3年8月第4次印刷

书 号:ISBN7-60805-517-7/I·447

定 价:28.80元

内容提要

傲节山。

“仰远楼”的楼下小厅里，紫千豪正斜卧在一张铺设着厚软白熊皮的坐榻上看书，他的神情十分悠闲，一面看书，一面边偶而端起傍侧酸枝小几上的精致瓷杯浅吸着杯里的香茗，大大厅门傍，一名青衣大汉垂手侍空，房是一片寂静，除了书页的掀动声与杯盖的轻碰声外，没有一丁点别的声息。现在，是“黑沙谷”之战后的第三天。

目 录

一、仇如火	剑拔弩张	7
二、赌命斗	抛巾断魂	10
三、气如山	血染黑沙	20
四、强豪胆	宁同玉碎	28
五、剑幻虹	洒儿女泪	31
六、释窘情	雅士度量	41
七、审罪孽	铁腕石心	49
八、晓大义	成全鸳盟	52
九、却敌计	气壮如山	62
十、财源至	一举两便	69
十一、月后河	截贪官船	72
十二、刃映血	短兵相接	81
十三、狼与煞	断魂落胆	90
十四、江湖义	财命分明	94
十五、仇凝死	根源细究	103
十六、定奇谋	袖里乾坤	111 ²⁵
十七、障眼法	神出鬼没	114 ²⁷

龙头老大

十八、九仞山	功亏一篑	125
十九、怨分明	主从难饶	135
二十、按战营	断魂岭前	139
二十一、说北刀	恩怨牵连	151
二十二、欲邀盟	左右为难	160
二十三、敌势长	难中叠险	165
二十四、誓生死	临危受命	176
二十五、鬼围场	羽士比肩	185
二十六、道心明	同流不污	188
二十七、刀剑会	搏命巾扬	199
二十八、魔刃寒	仍是英雄	209
二十九、战奏捷	英雄气短	214
三十、患未绝	议制机先	226
三十一、出奇谋	苦肉之计	234
三十二、为月老	父女情深	239
三十三、风雪夜	有凤求凰	253
三十四、连双心	爱缩两结	261
三十五、明鸳盟	风雪归客	265
三十六、虎头牢	巧计得售	276
三十七、玉人心	如海底针	285
三十八、复将战	英雄儿女	290
三十九、巾再扬	雪满弓刀	301
四十、身诱敌	刃旋杖舞	308
四十一、为旧情	宁当大难	315

柳残阳作品集

四十二、血烟漫	仇凝于死	324
四十三、雄矣颜	壮士无颜	334
四十四、大尊派	桥前胁命	341
四十五、计就计	驭剑如龙	350
四十六、幻影茫	白刃断仇	357
四十七、离险地	笑释奇谋	364
四十八、巧成书	终歼大患	370
四十九、甘继苦	春溢傲节山	380

倚天屠龙记

此刻——

十步之外，马上的“一扇指天”古桂那威严的目光，也用也似的投注在紫千豪身上，雍容自如的也启口道：

“尊驾想是西陲霸王魔刀鬼剑紫千豪？”

紫千豪踏步向前，微笑道：

“正是在下。”

古桂一双高挑的剑眉倏竖，他突然厉然喝道：

“紫千豪，你懂得江湖礼数么？”

神色不变，紫千豪依旧平静如恒：

“古桂，尚请你赐告。”

冷冷一笑，古桂道：“迢迢千里，我等赶来寻你了结一段公案，你就用这种鬼鬼祟祟的下三流手法邀约我等见面？”

紫千豪笑了笑，道：“我认为，这是最合适的一种邀约方法；古桂，如果换了你想你也不会鸣锣放炮，列队恭迎我紫千豪吧？”

断叱一声，古桂怒道：“小子利口！”

紫千豪冷凛的道：

“古桂，你不要把你自已看得太高，在‘咸阳’一带，可能唯你独尊，可是你不可忘记，此乃西陲，乃我孤竹紫千豪称霸！”勃然大怒里，古桂又尽量压制火气，他冷冰冰的道：

“果然传言不虚，紫千豪，你狂得很哪！”眉梢子一扬，紫千豪道：

“古桂，你也不弱！”一声声冷笑，古桂道：

“紫千豪，你荼毒西陲千万良民，横行霸道，倒施逆虐，端端罪行令人发指，又以阴毒循谋陷害‘南剑’关兄，令其伤身成残，你手段之阴狠，心性之龌龊，已是天怒人怨，使得武林沸腾，江湖共愤，如今我中土武林同道联合一致声讨于你，誓诛此害，以安民心，以慰死难！”后面，“双钹擒魂”房铁孤一闪而出，他双目突瞪如铃，鬓眉俱张，暴烈的。他大吼道：

“古桂，冤枉你是‘咸阳’一霸，中土武林大豪了，却竟如此含血喷人，虚捏事实，你这全是断章取义，诬良为盗，简直令识者齿冷！古桂，我问你，紫千豪荼毒西陲，横行霸道，你可有证有据？他倒施逆虐，手段阴狠，你又可找出真凭实证？西陲千里，紫千豪一夫独霸，却仁民爱物，济困扶弱，有‘小仁公’之美

誉，他待人诚厚，行事磊落，更蒙受西陲疆边武林同道一致赞扬。紫千豪为孤竹魁首，律人律己却异常严格，不扰良民，不危害吏，一心沉浊扬清，赈贫若，救急难，保忠良，清危困，那一端不是受人称善？那一件不是备获推崇？古桂，比起他来，你还差得远！”气冲牛斗，五内生烟的“一扇指天”古桂还没有开始发作，两河首席高手的“银旗尊者”陆安已失声大叫：

“房掌门，怎么是你？”“万流门”的掌门人“逸鹤”陈玄青也大出意外的道：

“房兄，你又怎会到了这里？”

那边，“白儒士”游小诗亦愕然道：“奇了……房兄，你没有搞错对象吧？”

一直隐在紫千豪与房铁孤后面，背身垂首的“金煞手”熊无极也突然转了过来，大步踏出！于是——

一阵抑止不住的惊呼低叫之声传自古桂那批人的口中。在他们惊惑迷惘的神色里，熊无极拱了拱手，道：“各位兄台，久违了。”

像猛一下吞了把砂子到喉咙去，古桂窒息似的睁大了眼睛。他愣愣的盯着熊无极，好一阵子，才将心头的惊怒、怔忡、猜疑压制下来，呻吟似的怪叫：“你你你……熊无极，你疯了？你怎么跑到紫千豪那边去了？”

“白儒士”游小诗也大大的吃了一惊，他强行镇定的道：“老熊，这是搞的什么名堂？你，你脑筋没有毛病吧？”

熊无极硬生生咽了口唾液，他冷板板的道：“不要惊奇，各位，很简单一句话，这次的争端，我觉得错在你们，不在紫帮主，所以，我倒了边！”

一片愤怒又惊异，厉烈又迷惘的叱叫喧嚷声响了起来，一双双利箭侧的人暴目光全投注在熊无极的身上，那些目光是痛恨的、奇怪的、怨毒的、惊惑的；一刹间，中原来人那过全混乱了。

熊无极夷然不惧的挺立着，他镇定的道：“各为其是，你们不是，紫帮主是，只乃如此而已，大家朋友一场，我不愿和你们撕破脸皮，但是，希望你们也不要逼我太甚才好！”

暴睚似的大吼一声，古桂颀露青筋，双目血红的叫：“熊无极，你是要吃里扒外，出卖中原武林盟友了？”

唇角痉挛了一下，熊无极冷冷的道：“这不叫‘出卖’，古桂，仅是‘选择’，我已做了明智的‘选择’！”

“一扇指天”古桂气得连脸色都发了紫，他仰天狂笑，咬牙切齿的道：“好，好一个明智的选择，熊无极，你这叛徒、奸佞、弃义背信的小人，我们全瞎了眼，错看了你，早该知道你这反复无常的东西不能界以重任！”

熊无极脸上毫无表情的道：“随便你怎么说吧，只要我自认不愧良心，不背真理，也就灵台澄净，不觉汗颜了……”

这时，与熊无极私交最厚的“白儒士”游小诗忍不住拍马上前了几步，他又是焦急，又是惶惑的低叫：

龙头老大

“老熊，你，你是吃错药了？怎么搞出这种场面来？你不要一时糊涂呀，我们是什么关系？你的胳膊弯子怎能朝外拗？”熊天极那双青虚虚的小眼深深凝注着他这位情同手足的老友，嗓子沙哑着，他道：

“小诗，我一点也不糊涂，或是在再三思考之下做出决定的，紫帮主宅心仁厚，英明睿智，尤其是一位辨是非、识大体的难得雄主。小诗，他是可以信赖的，能以倚持的，小诗，你也过来吧，让我们哥俩还要和以前一样，永远连心连意，不可割舍！”“白儒士”游小诗那张端庄而儒雅的面容不由是一阵红一阵青，他在冷汗涔涔里，有些喘息的道：

“老天爷，看在我俩多年交情的份上，老熊，你就不要使我难堪了，快过来，一切事情有我替你担待！”摇摇头，坚决的摇摇头，熊无极道：

“小诗，我们相交三十余年来，像是亲骨肉，亲兄弟一样，你知道我脾性古怪，为人暴躁，因此活到这么大年岁并没有交到一个知心的朋友——除了你；只有你关切我，体谅我，使我在孤苦伶仃，浪迹天涯的枪凉岁月里还有一点温暖，一点寄托，我永不会舍弃你，难为你，但是，我却更不能昧着良心舍弃真理，抛扬仁义，小诗，紫帮主是真正崇仁尚义的一位年青霸才，他能容人，能用人，心胸磊落，度量宽大，我由衷的敬他服他，小诗，我只是选择了他作我理想的奋斗目标，而不是离弃你，小诗，我诚恳的希望你来，让我哥俩重新站在一条阵线上，一条真正值得我们溅血舍命的阵线上！”“白儒士”游小诗目光怔忡、迟疑，又痛苦的凝望着他的老友熊无极——这位由自己推荐始而加入此次行动的老友，而游小诗的心里是难过的，惊异而又迷惘的，他搓着手，面孔上的肌肉也在一下一下的抽搐……

于是——一直没开过口的“黑马金农”古少雄冷漠的启口了，他道：

“熊无极，若是像你这一说，那些厚颜事敌，卖友求荣的叛徒奸逆，全都算是有了明智的‘选择’了？全都能振振有词，推过倭实了，嗯！”

熊无极看了古少雄一眼，语气不善的道：“你这话说得有欠思忖，古少雄，在我看来，除了游小诗与我是真正的朋友之外，你们各位与我关系泛泛，甚至有些素昧生平，根本就三竿子捞不着边！换句话说，你们也就不见得是我的朋友，而紫千豪与我一见如故，推心置腹，他也不见得就会是我的敌人，既然如此了，我要帮那边只看我自己的抉择，这丝毫不愧对良心，而我也并未出卖你们，更没有厚颜事敌之辱，因为，敌友之分，全凭我怎么去判断了！”

冷森森的一笑，古少雄道：“好一张巧言令色的利嘴，熊无极，‘金煞手’之名响彻天下，我却奇怪，你是凭什么混到的？”

神色很厉，双目中煞气盈溢，熊无极暴烈的道：“你少用你那些讥讽词儿，古少雄，假如你不知道我是凭什么混到今天的地位，嘿嘿，或者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了！”

俊美的脸庞上如罩寒霜，古少雄恶毒的道：“当然，熊无极，我姓古的少不

得要领教一番你这叛逆贼子的那双金煞手！”

双目暴睁又瞋，熊无极阴沉沉的道：“好得很，古少雄，我们有的是时间！”

一侧，“钟剑老尼”清尘师太忽然吟了一声，语音沙哑的开了金口：“各位施主，我们万里迢迢，远自中上赶来西陲，目的是做什么的？是为关施主复仇雪恨呢，抑是来表演唇枪舌剑的？贫尼认为，不论是谁对谁非，我们都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解决，老是在这里唠叨不休，于事又有何补？”

那边，“黑白金刚”里的胖和尚——白金刚，已高宣一声佛号，沉沉的道：“洒家同意清尘师太的说法！”

他的话还刚刚说完，蹙了好久的关心玉独子关功伟已摧肝沥血般悲愤至极的狂叫起来：“各位叔叔伯伯，大师师太，重伤我父的仇人就在眼前，羞辱中原武林一脉的葱鸮也在眼前，列位尊长们，我们还等什么？还待什么？这魔鬼只明白暴力，只认得血腥，我们还不用他期冀的这些来诛除此害，更要挨到什么时候啊！”

一直沉默着的“中条山”怪杰“夺月连星”单如这时也开了口：“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今日我们既然接受了‘侠义帖’应邀前来助拳，便须贯彻到底，无可犹豫，各位，该行动了！”

“一扇指天”古桂阴恻恻的颌首，他道：

“不错。该行动了……”这时——

紫千豪用手“四眩剑”拂开豹皮头巾，平静无比的道：“中原朋友们，各位且情稍安毋燥，在干戈之前，各位是否考虑过可用其他比较平和一点的方式来解决此怨？”

二、赌命斗 抛巾断魂

“一扇指天”古桂重重一哼，在冷酷中带着几分讥诮神情的道：“其他方式？紫千豪，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式来，就好像你重伤了，‘南剑’关心玉也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使他恢复原状一样，除了以关心玉所遭受的痛苦来报还那使他痛苦的人，我看，天下没有别的变通法子可以代替了！”一侧，“黑马金衣”古少雄恶毒的道：

“不，古兄，还有法子。”惊异的看了古少雄一眼，古桂道：

“古兄，你的意思？——”

冷森森的一笑，古少雄邪异的道：“好！简单，假如紫千豪愿意将他的头颅割下让我们带回去，这场干戈便可避免，换句话说，也就改变了解决此怨的方式了！”

龙头老大

古少雄言方出口，所有孤竹帮这边的人马全部骤而色变，群情愤激，一双目光烈火也似的投注在古少雄的脸上！古桂大笑一声，连连颌首道：

“对，对，这个法子却也好。紫千豪，你听到了？若是你自愿割下脑袋交我们带回中土，我们便手下留情，放过你的那干爪牙及同路人！”这种至极的侮辱与逾份的嚣张，就像一团团的烈火投掷在孤竹群豪的心里，把他们的脸，他们的心全烧红了，有些人更忍不住激动得簌簌抖额，捏指透拳，把眼珠子都要突出了眼眶！

“双钺擒魂”房铁孤蓦然狂吼一声，暴雷似的叱道：“好一群狂傲放荡的东西，你们以为你们是谁，是阎王座前的牛头马面么？可以任意勾魂索魄？呸！你们是做梦！”

古桂神色一变，一变之后又转为和缓，他斜瞅着房铁孤，皮笑肉不势的，逼着嗓音道：“房铁孤，你乃是‘黑翼门’魁首，算起来和我们一样，亦属中土武林同脉，希望你弄清楚自己的立场身份，斟酌斟酌你该帮着那一边，我要特别提醒你，房铁孤，不要忘记你本身的基业在中土！”

凄厉的长笑着，房铁孤叫道：“古桂，‘咸阳’霸主，你是在威胁我房某人么？你是在指点我得罪你们不起么？”

狠狠的“呸”了一声，房铁孤大吼道：

“中原广阔，各派各门自成一家，谁也管不着谁，谁也主宰不了谁，古桂，你有你的朋友我也有我的知交，而地不分南北，只要交情到了就值得为他致命，如今我正是如此，不错，我的基业在中土，但我却宁愿不要你这种出身中土的朋友，如果你想籍此要胁我，好得很，今日一战若是你我幸而不死，‘黑翼门’上下随时等着你来挑衅！”古桂面色铁青，他恶狠狠道：

“姓房的。你可不要后悔！”一仰头，房铁孤道：

“当然不后悔！”此际——

神情凝重，双目冷漠的紫千豪走下一步，他平静的道：“古桂，‘南剑’关心玉与我交手受伤，这是任何一个习武者都可能遇上结果，我虽然伤了他，但我却向心无愧，因为，我一未以人多取胜，二未用诈术相欺，完全是凭着本身功夫以硬斗硬，他败了，只能怨他时运不济，如若易地而处，今天我就会广邀帮手前来启衅！”

古桂冷笑一声，道：“如此说来，紫千豪，假如你伤在关心玉手下，莫不成就会自认倒霉，不再雪辱了？”

紫千豪淡淡的道：

“不，我会雪仇复耻，但是，我只一个人去！”一声尖厉的怪叫突然响起，哦，原来是关心玉的独子关功伟，他双目尽赤，悲愤膺胸的振臂大呼：

“紫千豪，你这千刀剐，万刀剐的凶手，杀胚，恶徒，你伤了我父，还在这里振振有词的妖言惑众，你你你，你就要遭报应，中土赶来的各位师伯师父们是

不会受你蒙骗而饶过你的……”后面，“判官令”仇三绝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一闪而上，手指关功伟，冷厉狰狞的大喝：

“下来，姓关的孽种，本座今天便教训教训你这个关家小狗，叫你知道不可胡说八道，混沌黑白！”关功伟狂叫着就待往下面扑，他前头，脸孔狭长而微透苍白的“夺月追星”单仞伸手在阻，边冷冷的道：

“不准动，贤侄，这第一个出手的轮不上你！”

同时，紫千豪也喝退了仇三绝，他目光巡扫过对方每个人的面孔，末了，又落在古桂脸上：“为了关心玉一个人的私想，而至劳师动众，甚至引起一场漫天血腥，我认为实在不值，设若关心玉有力找我再次决斗，我一定赴约。”

“黑马金农”古少雄哼了一声打断了紫千豪的话，他怒道：“紫千豪你刁钻，你明明知道关心玉已经重伤成残，无力寻你报仇，你还故作此言搪塞人口了”

两眼精芒电闪，紫千豪冷冷的道：“你听我把话说完，古少雄！”

茫然的，他又道：“当然我明白关心玉已无力找我索仇，但是，为了避免伤人命过巨，我愿意接受任何一位他的至亲好友或支持他的人出来代他雪耻，与我决一死战！”

平静的，他再道：“公平的决一死战，而不是白白的要我自己割下首级，我还不曾畏缩怯俱到这种地步！”

紫千豪说完了话，中原来人那边一片沉寂，他们彼此交换着眼色，迅速的以目示意，好半晌没有人出声。搓了搓手，熊无极接口道：

“不惜，这是一个最公平而仁慈的方法，我相信你们那边也应该有很多人同意此项方式！”

古桂猛然正视紫千豪，冷森的道：“你可是出自真心？”

用力点点头，紫千豪道：“当强！”

残酷的微笑浮上古桂唇角，他阴沉的道：“假如我方得胜，紫千豪，我们要携你首级回去！”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可以，假如你们派出的那人赢了我，随你们如何处置我的尸体，而且，我保证我的手下及朋友不会干涉！”

悲惶的，仇三绝叫：“大哥！”

挥挥手，紫千豪道：“但是，古桂，设若你们派出的代表败了，你也保证其他的人不会一哄而上，且就此全体返回中土？”

略一迟疑，古桂诡异的道：“当然！”

退后一步，紫千豪低沉的道：“那么，这个方法你们是接受了？”

双眼的目光阴暗，古桂道：

“我们接受！”一拂豹皮头巾，紫千豪道：

“很好，那么请你们选派代表！”古桂哼了哼，回头叫道：

龙头老大

“大家下马！”于是，在他们纷纷抛蹬落地中，紫千豪也走了回来，房铁孤、熊无极、仇三绝与他的四名执事手下连忙围上。仇三绝低促的道：

“大哥，这些人全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挂着侠义招牌，却净做些卑鄙龌龊之事，等会他们输了，一定是毁话背信群涌而上，还不如干脆就现在大家来一场混战！”紫千豪静静的道：

“若是他们果真不守信言，那也就想不得我们要赶尽杀绝了——可是，三绝，并不敢讲，我就一定会赢呢……”熊无极吃吃一笑道：

“在这等节骨眼上，紫帮主，你就不用再谦虚了，你是包管能胜的，否则，我也不会拍手赞成啦！”旁边，房铁孤却持重的道：

“虽说少兄功力精湛卓绝，大家都有信心，但还是以小心谨慎为妙，万一轻敌之下有所失闪，那就大大的划不来了。”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多谢房兄关怀，这一点，我不会疏忽的！”

他又道：“不论在较斗中进展与结果如何，各位尚清在旁注意对方其他人物的动静，并于密切监视为要！”

房铁孤道：“你放心，少兄，以外的事全不用你费神了，他们另外的人只要一有异功，我会马上制止！”

扭动着双手粗大指骨，熊无极也道：“老子豁了命也会挡作他们的，紫帮主，你放手去干吧！”

紫千豪又向仇三绝道：

“三绝，注意应变！”仇三绝躬身道：

“大哥释念，我自当舍命以赴。”沉思了一下，紫千豪徐徐的道：

“假如，我只是说假如，我失手丧生的话，三绝，我的尸体可任由他们处置，而且，孤竹所属一律不得为难他们！”惊震得全身一哆嗦，仇三绝连声音都带着便窒了。

“大哥——我——我——”瞪了仇三绝一眼，紫千豪断然道：

“就是如此，不要多说了！”一侧，房铁孤叹了口气，道：

“唉，少兄，你太刚烈……”

紫千豪苦笑着缓缓转过身去，而就在他转身的同时，中原来敌那边，已经摆出一个半圆之形，他们的坐骑也全赶到后面去了。在那半圆形的阵势里，吓，一个身材瘦长，形色冷峭的人物已徐步而出，这人竟然就是“中条山”的怪杰，“夺月追星”单切！

一征之下，熊无极急快的低声道：“紫帮主留神，大约对方推举单切出战了，单切此人赋性孤僻、冷酷、毫无仁怒之心，艺业精悍猛辣，手下无情，他最拿手的功夫是‘旋空血影子’与‘袖中梭’，另外他在他的独门兵刃‘月星锤’上造诣也异常惊人——”

紫千豪一笑道：“谢了。”